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勅撰定

周頌譜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

即位之初　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

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

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

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王

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

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周公

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

三年[illegible][illegible]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

[illegible]太平自三年數也故[illegible]之

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
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
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
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
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
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
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
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
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
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揔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
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
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
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

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
以為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没而頌聲寢不廢康
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
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
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
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
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
頌之上間厠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
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國語
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
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
末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
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

是可[illegible]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illegible]有商[illegible]

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

出知　子加周也　頌之言容者子之出爲先

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
興焉頌聲乃作　正義曰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
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
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
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爲
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
號有帝王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
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
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
無烈風淫雨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
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
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
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
作則頌聲繫於所興之君不繫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

作則頌聲繫於所興之君不繫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

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繫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繫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繫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祖父之事者則所繫之主由作者之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illegible]指所頌者駉頌僖公[illegible]也[illegible]頌德

[illegible]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illegible]體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撿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代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是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雝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吉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禘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是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illegible]爲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illegible]

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

如爲那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王不嘗與

宋作三八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
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
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
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
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
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
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
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
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
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爲成
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
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
其懲而毖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
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

二者皆爲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
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
申勑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己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
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
歌是也其維清敍皆得爲武王之事但敍云奏者容周公成王
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
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
如墉潜曰潜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
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
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
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般祭
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
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
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
[illegible]近世日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得[illegible]

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

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爲
風烈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
後必爲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
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
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
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
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
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
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
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
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
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
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
牟麥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
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

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
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
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謂諸侯助祭
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
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
功德故次武也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
以先文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
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
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
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
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
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
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
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
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

功臣陟四嶽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

爲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禡爲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埆論難以精悉也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有光煇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

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

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爲勢也以天爲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卽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敎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　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摠神爲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卽云政必本於天旣云本天遂從天嚮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

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教令之降之於民

也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髙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黄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亨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爲之旣爲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　又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　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揔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興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

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　无法象羣神

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　又曰祭

……祭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出而可盡人

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玉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敎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旣言儐鬼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略之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　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敎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神舉矣　力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香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

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

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常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皆然須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illegible]者臣下[illegible]容烈文振鷺及閔予小[illegible]毖之等皆

事昊公能不一要是和樂之歌下[illegible]必以[illegible]是繇
祀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
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
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
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
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嶽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
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
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
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
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
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
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鴟
鴞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
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
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

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
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
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爲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
與鄭同　清廟八句至王焉　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
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旣已
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旣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
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
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
祠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爲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
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其餘序之稱祀
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礿夏禘四時
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
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
誥經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爲而云周公旣成洛邑者
[illegible]其[illegible]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旣成洛邑往居

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

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之位以治

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也
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
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主諸侯其實亦有四
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
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
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公
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
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
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
述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
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箋清廟至年時　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
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

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甞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得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旣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爲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illegible]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命士得立廟者

箋清廟至年時　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

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

之宮故有左右房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
樂記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
為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為天
子制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
然祭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
貌也親雖已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
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
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為室不為形必不
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
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
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
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
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
與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

於穆清廟　毛以為於乎可

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
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也　於穆清廟　毛以爲於乎可

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儀既内敬於心且外和於色
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
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
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
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
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絶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
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
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　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
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
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
傳於歎至相助　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
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樂記
引詩云肅雍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
而不行是肅爲敬雍爲和也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
箋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

光也見也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

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
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宜爲祭祀之事而
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爲諸
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
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
知於諸侯言相明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
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
得兩通也　傳執文德之人　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
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
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亦與鄭同　箋對配至生存
正義曰釋詁云妃合會對也是對爲配之義越於釋詁
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
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隊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
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

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
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

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
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
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
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傳駿長至於人矣 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
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
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
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諸侯
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
與不見厭相涉而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 箋駿大至厭之
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
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揔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
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
[illegible]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

[illegible]歡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illegible]
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旣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爲義
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爲光明
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
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
之德人無厭之卽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維天之命
八句　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
命造立周邦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
父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
以太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已太平
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
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　箋告太平
至作樂　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
卽太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
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太平

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太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明己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爲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末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咸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唯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毛以爲言維此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illegible]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

[illegible]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
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
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歛聚之以制
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君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
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　鄭以純爲
純美溢爲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唯此爲異其大意則同
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去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
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
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
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
大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夫
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
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太平或
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

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本或
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

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
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正義曰
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
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
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傳純大至收聚　正義曰純大假
嘉溢愼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愼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愼
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爲聚也　箋純亦至祖德　正義曰
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
爲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
不溢是溢爲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
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
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
[illegible]以制法度[illegible]收[illegible]文王流散之德[illegible]

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
文王之德而爲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爲是意有
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
故言謂爲周禮六官之職卽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
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
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
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
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
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
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
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
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
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彼注更自觀經爲說與此引意不同
義得兩通故也　傳成王能厚行之　正義曰傳以周公
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

義得兩通故也　傳成王能厚行之　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凖之以曾孫爲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　箋曾猶至維今　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大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爲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曾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淸五句　正義曰維淸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爲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觀樂尚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必太平乃爲明是覩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言初成所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

[illegible]用以爲功其制爲舞之意　箋象
舞[illegible]制焉　正義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
文王之事以象舞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
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伐是用兵之時有
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
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大武之樂
象武王之伐明此象舞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爲人
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旣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
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
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
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
此樂一代大典須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
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作故別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
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
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襄二十九年魯爲季札

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
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襄二十九年魯為季札

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
文王之樂象舞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
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箾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為舞
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
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
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
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
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
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
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
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
則籥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解
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
為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
武[illegible]施[illegible]也必[illegible]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

管象者是也此篇則以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令清
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
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焉
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
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　正義曰詩人既覩
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
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往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
也其伐早晚爲之乃本受命始爲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
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
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爲周家得
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
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
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　傳典法　正義曰釋詁
云典法常也俱訓爲常是典得爲法　箋緝熙至五伐
正義曰釋詁緝熙皆爲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

云典法常也俱訓爲常是典得爲法　箋緝熙至五伐

正義曰釋詁緝熙皆爲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

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爲此言要大爲清明必是太
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
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
耆六年伐崇是也　傳肇始禋祀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
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爲祀　箋文王至上帝　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
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
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
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
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稱王止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
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爲强言祭天而伐據崇爲說
也我應云玄湯代亂崇蘖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
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爲
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爲祭天也文王之時禘
郊不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
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傳迄

至祺祥　正義曰逆至釋詁文祺吉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
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　箋文王至吉
祥　正義曰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爲古故謂武
王爲今自是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爲武王也祥者是徵
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爲伐
紂徵兆故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烈文十三句　正義曰烈
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
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
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
俱得爲成王即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罰以爲己任非復
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
言遣者彼勑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
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不爲將
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

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不爲將
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

舉諸侯以揔之　箋新王至嗣位　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
祭得爲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
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
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享
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
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即春秋文六
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
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繇
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
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之朝在
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
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待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
居攝六年爲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
誥説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

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
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
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
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
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
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即勑戒諸
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
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
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
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
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
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揔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
毛以爲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
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
此等作周藩屏得爲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

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秬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
此等作周藩屏得爲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

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今其子孫得常安之言
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
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爲君者誠
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
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
父祖餘亂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爲之
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彊矣四
方有不率教者其可使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
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
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
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
之　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此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
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
王以此王天下之秬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其
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

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汝國絕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異績其出於外而君之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等無彊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君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　傳烈光至錫之　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彊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　箋惠愛至天位　正義曰惠愛

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揔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
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卽辟公謂卿士及天下
諸侯也此旣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
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
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
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
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
純德者純美之德卽上篇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
故連言之　傳封大至皇美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吴爲封豕
長蛇封與長爲類則封豕爲大豕故封爲大也靡謂侈靡奢
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靡爲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
義故以崇爲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士則
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
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旣陳文武之愛諸侯
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爲一國

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
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　箋惠愛至天位　正義曰惠愛

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叙緒也則繼父祖之胤緒也故
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
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箋崇厚至封之　正義曰以
崇訓髙也髙是厚義故爲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
爲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
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
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
者爲之揔目於大功之中又爲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
次序謂卿之子爲卿大夫之子爲大夫守其禄位不失舊業也功
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爲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
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
而封之　傳競彊至武王　正義曰競彊釋言文也敎訓者
所以導誘人故訓爲導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
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
也　箋無彊至不忘　正義曰得賢國彊則四鄰畏威慕德

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　箋無彊至不忘　正義曰得賢國彊則四鄰畏威慕德

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爲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爲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天作七句

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礿嘗烝但祀是揔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序后稷耳於王既揔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今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幷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箋先王至不窋　正義曰周公之追王

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盩至不窋於時並爲毁廟
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
者因有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
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爲先公欲明此皆爲先
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
爲祫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
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
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
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
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
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　毛以爲天之生此萬物在
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
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德被萬民居岐邦
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
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

築作宫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
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

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德前往者亦然爲互文也　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　傳作生
至所作　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
爲大也　箋高山至其初　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
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
引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
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爲高山
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
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
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
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
揁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
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
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

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爲
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
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
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
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定數耳鄭
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
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而
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爲六也
傳夷易　正義曰釋詁文　箋彼彼至其德　正義曰彼徂
爲民往則彼作爲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
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爲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
爲前至者此作矣即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
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
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

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

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佼易故爲知坤以凝簡故爲能人能佼易則其情易知凝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則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爲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爲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爲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爲名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

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叅訂時驗是訂爲此並之
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爲高遠之稱　昊天有
成命七句　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
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
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
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
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
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
異祭俱在郊故揔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
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
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
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崐崘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
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
祭地祇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

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昊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爲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　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爲別訓而破以同己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旣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爲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旣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卧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旣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此二君成王之德旣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爲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

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

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　傳二后至密寧
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
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共成周道故連
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
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
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
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
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
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
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
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
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
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
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
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

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
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説

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　箋昊天至暴亂
正義曰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大帝而云昊天
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也后
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候苗興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
在録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
之兆也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
經中之命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
也正以言信必有所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
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
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寛仁安靖之政以
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寛安之意寛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在
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為
政清靖在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此寛仁
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箋廣當至
之誤也　正義曰箋以此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

光也肆故也則是聲近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我將十句

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爲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揔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爲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

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王藻注云凡聽
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

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
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
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
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
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
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爲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
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
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
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
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
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
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
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而大享五帝雖是摠設一祭

必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摠享五帝明不用
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
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别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
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
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
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
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
亦順經爲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　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祀
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
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
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
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
道而得爲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卧畏敬
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爲常法也　鄭上三句
唯一將字别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

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嘏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嘏福也餘同　傳將大享獻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將猶至助之　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者其爲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産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巳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　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

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爲常法也　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昊[illegible]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
文武爲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積
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
謂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傳儀善至靖謀　正義
曰皆釋詁文也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學
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
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　箋靖治至而福之
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
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
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
靖爲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
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時邁十五句
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
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
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

者感事周公旣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
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
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
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旣興頌聲
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
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
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主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
天爲宗其文可以兼之矣　箋巡守至羣神　正義曰此解巡
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爲邦國令之爲王者
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嶽之下爲此告祭而又爲
封禪禮焉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
受堯禪卽眞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
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嶽而祭也所以爲此巡守之禮者以諸
侯爲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

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
或將彊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
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
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
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
五嶽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
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爲祭天何本巡守爲天所告至也
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
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
嶽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嶽皆爲告祭之禮非獨東嶽而已告祭
則四嶽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嶽不封禪也聚土曰封

除地曰墠變墠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

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
武王之事而箋言至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
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封
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
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
泰山禪社首是武王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為之以左傳之
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
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徧於羣
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
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
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
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
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嶽河海經唯言墮山喬
嶽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
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

徧君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
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
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
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
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
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
假用兵也至於方嶽之下其來乃爲安寧自神及河與高嶽
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
維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
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
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
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
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甚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
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
歌之也　傳邁行至岱宗　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

豐懼喬高釋詁文彼豐作慴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
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嶽
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
四嶽般祀四嶽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白虎通云岱者言
萬物相代於東方也　箋薄猶至美之　正義曰芣苢傳
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
轉之爲甫訓甫爲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
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
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爲之臣也時
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
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爲天所愛復
爲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
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
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

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
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
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
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
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故
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
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
從也言大合軍者猶大司樂言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
則知大合軍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
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
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
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
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
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蓋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
也允王維后揔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美之也

傳明矣至不疑　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爲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爲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　箋昭見至之效　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後又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佑序之效驗也　傳戢聚櫜韜　正義曰戢聚釋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　傳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懿美至稱夏　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爲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爲樂名又解名爲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爲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

夏驁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執競十四句　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詩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　正義曰言有能持彊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爲無彊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爲彊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爲顯也由其既彊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彊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爲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

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其福豐大而簡
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
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禄復
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
傳無競至皇美　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爲競也烈業顯
光皇美皆釋詁文又云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
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
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考祖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
同　箋競彊至福禄　正義曰競彊釋言文時是釋詁
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
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
考之道也既彊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禄謂使之胤嗣
長遠享國不絶也　傳自彼至明察　正義曰訓自爲用
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宫玄
鳥箋皆以奄爲覆覆蓋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

云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傳喤喤至反復
正義曰喤喤鏘鏘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
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也舍人曰喤喤鐘鼓
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
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爲順習之
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
得爲復定本作覆　箋武王至福祿　正義曰箋以文承奄
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
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
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
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威儀反反是助祭者之容也既醉
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
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
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
來反也此陳一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

之下以言降福於君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禄毎於一事得禮

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爲節文之勢故言福禄

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

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五

計二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周頌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豊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思文八句　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　毛以爲周公自

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内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爲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　鄭唯以立爲粒率爲循其文義大同　傳極中　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　箋克能至其性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

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
后稷播時百穀注云俎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
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
百穀也皐陶謨云禹曰予曁稷播奏庶艱食鱻食烝民乃粒萬
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授以水
之衆鱻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
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　傳牟麥率用　正義
曰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
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
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　箋貽遺至之
德　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盟
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
下至於盟津之上注云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
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

兵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説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説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

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廻舟蓋在北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爲一故去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内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説烏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臣工十五句　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

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
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
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敬其公事又戒車右
令及時勸農天子實敬諸侯不勑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
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
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
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
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
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　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
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爲其太尊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
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
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
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
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
也又勑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

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豊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傳嗟嗟至公君

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勑而嗟歎故云嗟嗟勑之非訓爲勑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爲官公君釋詁文

箋臣謂至自專　正義曰此遺諸侯之歌勑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爲理之義故爲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爲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爲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爲常故於廟

中稱之爲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享當上逸下勞故勑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爲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若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

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皐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勑而以爲獨勑其卿大夫者以下勑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勑保介則知此亦獨勑其臣不勑其君也且君臣禮絶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勑臣之工不勑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勑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勑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嗟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

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
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勑之
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
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
本集注廟字作朝於義爲是　箋保介至執兵　正義曰此所
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盡保
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
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
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爲
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
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偏勑
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明其衛君
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
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
者彼注云明己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

曰在耕耤音中爲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爲其晩故以周之季
春爲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脩耒耜具田器
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
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
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爲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
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
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
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
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
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爲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
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
耕期既逼故勑其車右以其時事時事即耕田是也洴歸當何求
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
奈何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

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義 傳康樂 正義曰釋詁文 箋將大至豐孰 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歎辭皇訓爲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受其光明謂爲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爲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爲人知又爲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之豐孰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爲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德賜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爲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爲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靑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

爲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
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　傳庤具至銍穫　正義曰庤
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
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
地去草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
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
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耨當
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
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
皆田器　箋奄久觀多　正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
爾雅以淹爲奄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爲同
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噫嘻八句　正義曰噫
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
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爲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　箋祈猶至夫與

正義曰春官太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爲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是爲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爲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幷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

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爲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父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爲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揔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於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

下注云上帝太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大微之一不言祈穀揔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下 毛以爲噫嘻然嗟歎而有所戒勑者成是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敎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趨農十千人維爲配耦恐其失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爲之祈神殷勤戒勑故羡而歌之鄭唯噫嘻二字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數具說在箋 傳噫歎至王事 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勑也

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勑之 箋噫嘻至百穀 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勑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裒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惰於已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敎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即豳風小雅及春官籥章所云田畯者也田畯是典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傳私民至其望 正義曰毛以此

經皆勑民之言故解其勑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
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
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己之
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
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
對公訓駿爲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
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
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
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
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
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 箋駿疾至成數 正義曰釋詁云速
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
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
文彼亦作弈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

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即農夫是也農夫自勑終己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敎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行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

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遂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

職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
共為鄙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
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
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
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别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
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
路所容於丘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畮圖之遂 從溝横
洫從澮横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畮於畔上有遂故遂 從也
其遂既 從則必注於横者也故溝横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
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 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 從 洫必注於
横澮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
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
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
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
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迊之也

振鷺八句　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巳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箋二王至杞宋　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巳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

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似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旣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旣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三王之後者以三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

遂令宗廟絶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旣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 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容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爲可愛之極也 傳振振至之後 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

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太心曰我於周爲客皐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　箋白鳥至鷺然　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爲義也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絜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豐年七句　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烝嘗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

多獲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時是祭
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
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
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
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甞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
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
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　正義曰言今爲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
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旣黍積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
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爲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
以之爲酒以之爲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
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　傳豐大至曰
秭　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
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
飯食也以米粟爲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爲齍
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

積而貯之不在倉窖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結及粟米皆在倉窖廩矣以穗鄰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爲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窖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爲倉窖之揔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齍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爲酒爲醴以米爲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藉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

文不可再言又耳　箋豐年大有年　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
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
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
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
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
傳皆徧　正義曰偕訓俱也亦徧之義　箋烝進畀予　正義曰
皆釋詁文　有瞽十三句　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
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初成而合諸樂器
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
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
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
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　箋王者至奏之　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
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爲功成故
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

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

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　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横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羽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　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在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蒙設文其

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别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　傳瞽樂至圉楬　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屬職掌播鞉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横者爲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爲虡横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横以置懸故知横者爲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爲一據栒定其横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横曰業也栒業既横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即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
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横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
側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
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横曰簨飾
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
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
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
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
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又畫繒爲翣戴以
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彌多是也知應小鞞者
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
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
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
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卿此詩特言懸
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

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
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是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
木椌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大
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皐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
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
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
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
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
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簴圉敔古今字耳
箋瞽矇至作田 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
官爲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
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
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
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

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
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
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
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𢜉連文皆在
懸鼓之上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
奏鼓𣝣注云爲大鼓先引是鼓有名𣝣引導鼓故知田當爲𣝣是
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𣝣字以柬爲聲聲旣轉去柬唯
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箋簫編至吹之
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
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
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
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
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人
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爲自表
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飴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然

則錫者餔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潛六句　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揔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略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爲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揔稱魚春唯獻鮪而巳故特言鮪　箋冬魚至宗廟　正義曰冬魚之性

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
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巳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
充羙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
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羙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
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
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
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
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
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
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
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
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
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
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
鮪小者爲鮛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

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猗與漆沮　毛以爲可猗
嗟而嘆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
多衆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鰷鱨鰋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
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　鄭唯
介爲助餘同　傳漆沮至潛槮　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
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
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
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
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
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木爾雅作木邊
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
字　箋鱣大至鰋鮎　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鰷鰋
鮎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雝十六句
正義曰雝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
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

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

箋禘大至文王　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卽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

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
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
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
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
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
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
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
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
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
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
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
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
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

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　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

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

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
孝子也　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相
助廣大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廣是寬
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
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
美德爲之王　箋雝雝至歡心　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
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
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愨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
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
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
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
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昬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
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
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傳假嘉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宣
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太祖宜爲一

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序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
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
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
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
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
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敎化武以除暴暴止
敎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箋繁多至福禄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
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
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
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旣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
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禄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
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傳烈考至大姒　正
義曰以大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别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即洛誥
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

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載見十四句　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揔之案經載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

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　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内脩諸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旣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　鄭以介爲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爲異餘同

傳載始至法度　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

傳爲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鞗革有鶬鶬爲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鶬之下主爲鞗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　箋諸侯至盛壯　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愼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鶬故知鶬爲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爲盛壯　傳昭考武王享獻　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爲武王享獻釋詁文　箋言我至多福　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

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
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事
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
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
之思皇也　箋俾使至之言　正義曰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
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
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踈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
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
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爲
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
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
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
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稱滿諸侯之
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
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

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
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
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
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爲大
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爲大不爲嘏辭
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一有客十二句　正義曰有客詩
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
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
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
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
即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
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箋成王至而見　正義曰自命
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
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
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

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　毛以爲微子來至京師爲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愼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　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爲異餘同

傳殷尚至愼貌　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尚

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　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

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其然故云亦亦周也萋
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苟慎貌　箋有客至言之
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
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
反以亦己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
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
寧美大之言亦者駮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
旣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爲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
萋且且是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恣而以力行之故言盡
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
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
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
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
王之名敦雕古今字　傳一宿至曰信　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
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

同也　箋周之至殷勤　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饔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饔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爲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　箋追送至無已　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爲送客以王爲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

[illegible]淫大威川[illegible]易[illegible]義曰淫大夷易[illegible]大威則繹言文[illegible]

義曰武詩[illegible]者大武之樂歌也謂[illegible]攝政六年之時象

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　箋大武至爲舞

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播大也

於皇武王　毛以爲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爲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爲彊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其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　鄭下三句爲異言嗣子武王受

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　傳烈業　正義曰釋詁文　箋皇君至基緒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爲美此爲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爲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傳武迹至耆致　正義曰武迹釋訓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者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箋遏止至五年　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爲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爲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以爲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爲衆多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illegible]非[illegible]天下之思[illegible]刑[illegible]安定汝之功者

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　鄭下三句爲異言嗣子武王受

意不深[illegible]誅紂也紂惡久矣[illegible]所任即憑[illegible]之猶[illegible]
變改須待實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六

計一万九千三十三字